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四目次

謹直

明一

平遙縣分教葉居升伯巨

國子監司業豐復初寅初

刑部尚書程仲能徐

福建按察司使陶厚仲鑄

監察御史洪子與堪

太學生郭士淵濬

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好仁士元

監察御史厲子溫

監察御史王允功成

監察御史項善恒民彝

監察御史鄭公主惟樞

廣西左布政使夏以正時

監察御史周顯謨文

監察御史范時雨霖

南京吏部左侍郎章大綸綸

兵科給事中鄭備森林

監察御史劉士亨泰

刑科給事中鮑叔大輝

山東布政司叅政江用良玘

汀州府知府張靜之寧

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可大文溥

監察御史馬克昌昆

馬璇附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志默淵

河南按察司副使陳直夫壯

吏科給事中趙時中良

僉都御史丁大容川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弘

子驥附

吏部尚書屠朝宗肅

子樞附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德樹錄

父塤附

兵部侍郎虞邦瓊瑤

兵部左侍郎何文璧琮

廣東布政司叅議徐希曾沂

湖廣按察司僉事朱鑑卿惠

布衣繆恭

南京兵部侍郎呂丕文獻

廣平府知府盧希玉瑀

南京監察御史陸如玉崑

附弟嵩

刑部侍郎陳宗獻璋

山西提學僉事陳寔

監察御史王時霖渙

兵科都給事中章元益鎰

工部尚書楊維貞守隨

南京右都御史王存約牘

兵部侍郎陶世和諧

四世祖仕成附

監察御史張廷和景陽

兄景明附

刑部尚書韓大經好問

四川道監察御史虞惟貞守隨

兵科給事中周克敬旋

山東按察司副使屠文治在

兄奎附

禮部左侍郎黃誠甫宗明

翰林院編修王懋賢相

從弟附

廣東左叅政張德珍懷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四目次終

叢書目次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四

四

光緒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門人張 熙玄朗氏閱

謹直

明一 共五十五人

平遙縣分教葉居升伯巨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

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海方平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似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

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踈間吾家骨肉邪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邪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育問狀庾死獄中天下聞而憐之

國子司業豐復初寅初

子慶孫耘附

豐寅初字復初鄞人博學篤行耻事胡元隱居勾章之墟洪武十七年徵爲國子司業後上疏諫親燈誦德化縣學教諭以身廋人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卒年百有五歲所著有古易略說子慶字文慶第正統己未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與林聰葉盛高棅等諫景帝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剴切乃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叅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本司右布政使薦聲大著會奉表入賀陞馬傷足時年五

十乞致仕所著有古易筮法簡庵集子耘字用勤以禮
律身雖造次無少渝官湖口縣學訓導乞終養歸以子
熙貴封奉直大夫右春坊諭德著家禮便宜唐詩續音
藏於家

刑部尚書程仲能徐

程徐字仲能端學之子仕元爲兵部尚書入國朝爲
吏部侍郎洪武二年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
孔林廟天下不必通祀徐上疏極言其略曰自古帝王
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

之道則無以立政有國者祀之必徧於天下蓋以維持
世道崇本始而報功德也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傳
箕百王師表萬世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天下不可
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
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
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德也
上尤其奏改刑部侍郎尋陞尚書徐精勤通敏劇繁治
劇事無留滯雅能文而尤工於詩歌

福建按察使陶厚仲鑄

陶鑄字厚仲，鄞人。少孤貧，懷青負氣，不屑附人。洪武十五年，授監察御史，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肆奸擅權，剛毅正直，一時憮小，莫不望風歛迹。未幾陞福建按察使，戢魑魅，革囂風，紀益震。時左布政薛大昉潛引腹心，淫肆妖媚，囊括人財，嗜利罔極。民被其流毒者甚衆，鑄疏劾其事，並逮繫至京。民冀其復來，爲之謠曰：陶使復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果復任，民皆忻躍扶老携幼，相迎於郊。

監察御史洪子輿堪

洪堪字子輿，淳安人。少負奇質，讀書過目輒成誦，弱冠登洪武三十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高皇帝以其年少，俾冠豸衣，繡暫歸績學。老其才而用之。永樂初，召入臺，彈劾不避權要，風節凜然。同官有遺以雙白鵬者，堪卻以詩曰：白鵬本是山中物，何事飛來到栢臺。其蘆介類如此。

太學生郭士淵濬

郭濬字士淵，寧海人。洪武初，詔郡縣貢秀士各一人，寧

海以濟名上既而有詔許臣民言政事缺失卽上書論當世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肄業太學太學所養士數千百人見其文咸吐舌驚異歎不可及濟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無不意滿由是名噪一時同學者見其名高乃以弗及爲恨譖諸師誣以奏抵罪而死

湖廣按察僉事鄭好仁士元

鄭士元字好仁寧海人洪武初歷懷慶同知累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性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嘗獻太

祖皇帝十策。一曰親近師儒以究天下之治。二曰容納諫諍以盡天下之言。三曰常戒飭諸將以救天下之人。四曰善輔導太子以固天下之本。五曰責任臺諫以致天下之賢。六曰修明學校以正天下之教。七曰限民名田以均天下之賦。八曰裁抑奢僭以阜天下之財。九曰禁妖淫聲以新天下之聽。十曰復中華衣冠以新天下之視。皆援古酌今。委曲切當。累數千百言。太祖嘉納。後多施行之。

監察御史厲子溫

厲子溫，青田人。國初，以明經擢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要。洪武癸丑，命踏湖州水荒，以實復命。上曰：「前使者曰：『無爾，獨曰有。』莫不知所以者乎？」對曰：「天知地知，臣知君獨不知。」上忿其言不遜，斬之。後果如其言，因罪前使者而御書於午門曰：「豪傑御史厲子溫。」

監察御史王允功成

王成，字允功，松陽人。永樂初，貢入太學，授北京道監察御史，偕工部爲勲戚劉大秀等樹碑。成後至，覲碑，次不合於禮，入見。上曰：「劉汪二氏，雖勲戚，乃臣子耳，不

與高皇帝並立，立必遠數十步。庶君臣之分明而報功之典盡也。上嘉歎，卒易碑處。上一日顧語左右曰：王成好御史，勅往南都檢治成績，核官吏能否，京師肅然。

監察御史項善恒民彝

項民彝字善恒，松陽人。狀貌脩偉，永樂初以明經授廣西道監察御史。上以皇太孫英明，欲特授厝服，民彝抗疏諫曰：父子相傳，古今常道。陛下獨不聞衛輒之事乎？且太子仁柔，初無異過于歲後，將何以入宗廟乎？

上怒罷朝時天大雪民尋俯伏不敢起。上入宮復取其疏讀之感悟命宦官搜於雪消陷處得之四肢已僵。勅光祿寺調護尋以疾終。上一日問侍臣曰胡久不見長御史對曰已死矣。上歎息者久之命恤其家。

監察御史鄭公主惟桓

鄭惟桓字公主慈谿人少孤鞠於祖母周周讀書知大義時時取古格言訓之桓感激意書史永樂甲午浙江鄉試第一與叔父讓同登進士拜監察御史蹇諤不避大著風裁廣東憲使陳某被誣入於法惟桓知其寃

訊出之陳懷百金爲報桓笑曰法當爾耳吾豈有所私邪辛丑奉天殿災惟桓疏六事指陳時政得失言過劇切遷交趾南靖州知州卒於官

廣西左布政使夏以正時

夏時字以正錢塘人永樂戊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洪熙改元議改鈔法時力言其擾市肆無裨國用留中不下已而泉幣大阻民輒犯禁議竟寢於是上思時言命侍皇太子祀祖陵孝陵所至遇歡輒建白發倉賑之留署南戶科宣德初一日三上封事稱旨命署

尚寶司兼吏禮兵刑四科事身視七篆綜核靡遺事無
愆滯才望赫然六年查後湖冊陳便宜十四事至今行
之擢江西按察司僉事進叅議以大臣會薦超擢廣西
左布政使前後所上又十餘疏皆國家要機事雖不盡
見信用識者偉其敢言其爲僉憲時薦知州柯暹爲按
察使條約均徭冊式民便而行之遂爲令甲年未七十
致仕歸卒平生潔廉好義篤孝二親及親歿廬於墓次
哀號不輒致烏巢芝產之異鄉人重其德行建祠祀之
郡守張禧事聞當道一時鎮巡藩臬諸大吏咸共嘉歎

題其祠曰孝廉魏文靖李文忠各爲之立傳

監察御史周顯謨文

周文字顯謨富陽人永樂癸卯領浙江鄉薦授福建武平縣學教諭遷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廣東赫著聲績秉公持憲百度振揚時中官王振方用事文抗疏論之學士倪謙以憂制留用文固請容謙終制言雖不用一時重其謙直屬貴州苗叛總帥偵師朝議命文督兵偕靖遠伯王驍往勦至則單車詣賊宣諭國威賊應聲歸款未幾以憂歸卒於家

監察御史范時雨霖

范霖字時雨，樂清人。登宣德丁未進士第，授行人出使萬里外，餽遺一無所受。比還，行李蕭然，以薦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時副都御史周銓苛刻貪暴，霖糾十三道御史疏銓所爲不法事。上之朝，逮繫銓詣獄。事未竟而銓得心悸，縊以死。十三道或降或謫，霖坐首建議繫獄了無悔懟，天下稱爲真御史。

南京吏部左侍郎章大綸綸

章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

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覆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作死。綸聞發憤。卽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處國本。上見疏大怒。下綸詔獄。炮烙嚴煉。迫綸引大罪。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止言并逮。

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
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同死莊遠謫
而綸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數綸好臣子爲
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綸所上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綸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
卿飲綸不赴短綸上前改南禮部上面諭賜金幣

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茂陵卽位有司以遺詔
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

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勅
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飢條救荒四事四年勅
繪會南臺高明考察繪欲盡去諸不職明不可繪獨既
上南諸司構繪激言官怒並誣章勅繪上特遣侍郎
葉盛給事中毛弘卽訊留都繪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
勅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秦陵卽位特贈尚
書謹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裕陵茂
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繪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真

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進
之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錄曰景泰數年間事執此爲
大不書此奚書盡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

兵科給事中鄭伯森林

鄭林字伯森常山人登正統進士第景泰初授兵科給
事中。正色立朝遇事敢言劾駙馬都尉石璟諸不法事
卒廢璟爲庶人。惟責無不欽迹嘗憤團營軍無統制每
出征人馬多雜蹂致死遂抗疏論諸團營將不知兵操
練無法當事者遂請委林以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事

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復具
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
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
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
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
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
止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
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心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
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

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小八陣之中，又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太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耳。大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時于肅愍諫爲大司馬，深嘉歎賞，以爲得古兵法，不傳之秘。奏請頒其法於天下。凡練兵官，悉以是教閱陣。

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監察御史劉士亨奏

劉泰字士亨海鹽人景泰辛未進士性耿介不屈於物
讀書窮日夜不息詩文尤清絕釋褐簡爲庶吉士拜監
察御史出按遼東及南畿諸郡風裁凜凜疏劾內閣汪
淵奉移其官天順初復與楊瑄極論石亨擅權忤旨下
都獄幾不免易箠有詩云清白肯爲兒女計疎狂爲
國家憂衡筆而逝

刑科給事中鮑叔大輝

鮑輝字叔大溫之平陽人登正統癸丑進士第拜工科給事中。外艱服除改刑科。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不事引繩爲苛刻朝廷之上肅然敬憚。時延綏列校訐奏奉贊都御史不法勅輝往按察其誣狀白於朝抵列校罪。邊將多占役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儲輝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督之憲臣嚴簡閱之法示安不忘危之意所陳請皆軍國大計多見採納輝亦感上知遇益發舒意氣知無不言誓以死報國。己巳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將累失利。英宗震怒。

下親征之詔。元戎啓行。百執事皆章皇彪。駕大臣無一
敢諫者。輝奮然曰。事急矣。乃當輦而諫曰。夷狄犬羊也。
反覆固其常性。邊將不戒於謀。遂致小衄。爲今計者。不
過命一材幹大臣。行邊督戰。自應得當。奈何以萬衆主
下。與犬羊角力哉。陛下縱不自愛。如宗廟社稷何。王
振從旁叱之曰。軍興大事。爾小生何知。遂令駕起。勸
輝督右掖諸軍。兼紀戰功。師還。土木陷沒。死後二十二
年。其子鳳行求父骸骨。不得。奉衣冠葬於先塋之次。

山東布政司叅政江用良玘

江珙字用良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正色立朝。權貴斂手。嘗以六事疏陳。悉關君德民務。當寧傾聽。已而諫罷。僧牒濫行。疏救。按察陳蕡冤。又劾奏石亨。怙寵罔上。直聲赫然。時南陽李賢方柄事。衆爭趨其門。獨珙不可。曰。吾爲諫官。可媚時宰。以自託耶。固不往。居諫垣十年。出爲山東叅議。又九載。始遷叅政。凡所歷宗藩莊地有兼并者。悉奪以還民。會督遼東軍儲。嚴禁巨商賂遺。歸途惟故衣一篋。米糲之聲震於遠邇。俱兵農金穀諸務。不假筆楚而事集。酷急者反不及焉。未幾

乞休、橐裝蕭然、世業讓諸兄弟、而幅巾藜杖、行歌坐吟、夷猶泮渙、未嘗請託入公府、以子瀾貴、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夏太卿稱其皎然冰雪、年未至而請老、謂可規冥頑嗜進之徒云、

汀州府知府張靖之寧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塞謬自將遇事、卽言丙子順天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中、歸咎考官、寧奏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令罷歸、聞者悚然、英宗復位、勵

精爲治。因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寧會六科乞詔在
京衙門。將稅政苛法所當改變。英雄者。悉舉奏行。其有
不盡不實。許言官劾奏。皇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
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存之。隱
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留意。上優詔允答。太監曹吉
祥。忠國公石亨。侍迎駕功。竊弄張甚。事關禮科。舉奏無
避。上以是知之。稱其不可多得。朝鮮國。曾殺毛憐衛
郎卜兒哈父子。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寧
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得遼東奏。兩夷讐殺。勅諭急

差追留取便進止寧時次遼東拜勅言君仁臣忠敢自

便乎卽語鎮守等官調官兵肅陣直前旣至導揚威德

陳警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重朝廷有

人識者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鳴綠憲皇廟

位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

號孔子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

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字一名可得輕

重時用其議罷之兵部薦寧與翰林修撰岳正堪任侍

郎會都御史與當路有郤得旨陞汀州知府至汀先教

化後刑罰訪諸屬民獎政革之勵學有規造祭器八百
事費不及民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在任幾一年以病
謝事歸時年甫四十一。遷按御史劉珂張敦尚書李秉
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之皆以疾拜尚書王恕道郡城
特造寧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高
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素負經綸景泰天順間爲
諫官第一。

廣東按察副使徐可大文溥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學問宏博自少有大志以名節

自喜登進士第，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直聲赫然。擢河南布政司叅議，以親老不便迎養，得改福建。所在廉介，人不敢干以私。轉廣東按察司副使，未幾上章言朝政缺失多涉權貴，無不爲之危懼，遂扶疾待罪南雄。有旨放歸。至玉山病篤卒，有大志而不竟其用，人多惜之。

監察御史馬克昌馬駿附

馬昆字克昌，平湖人。第進士，知永新。政稱卓異，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勢，終雲南叅政。踐履篤實，有先輩典

刑時同里有馬賊者登天順進士第任行人使山西河南四川湖廣諸藩砥礪名節饋遺一無所受陞南道監察御史嚴毅正直繡斧所至百僚震懼當時稱真御史者必曰平湖二馬至今以爲美談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志默淵

王淵字志默山陰人天順中官南京吏科給事中憲皇初嗣位時內臣用事勢張甚在朝無敢頌言者淵與給事中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陳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宜遵舊制無令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事敗

雖欲全之無由也近有亡耻大臣與之結交或屈膝或叩頭或稱翁父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無令內官管軍管匠置立田產多畜義子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朝政清明而宦豎亦享全保全之道何以加此上嘉納之其年十月復立皇后王氏明正牛玉之罪免其死安置南京淵及徽等復以玉罪重得輕數玉大罪四乞正典刑因詆斥執政奏入逮下詔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遠方判官淵得茂州徽普安州二人直聲震中外而李文

達名爲少損。淵歷遷順天府治中。歸老於家。貞介溫惠。鄉人稱爲長者。

河南按察副使陳直夫壯

陳壯字直夫。山陰人。登進士第。拜南道監察御史。壯素有直氣。不能阿世苟合。念親老。御史當觸邪。自分死。可爲也。不然。當推之人。走吏部謝。不允。時謝鐸李東陽與壯爲莫逆交。相與促之行。壯不得已。至南道。未久。會韓林章懸莊果黃仲昭輩。俱以諫。麓山謫官。烟瘴壯抗。殲力救。得改內地。爲御史數年。輒上章不絕。其大要從根。

本之說直欲置國家於無窮之休而人有不能盡知者
時羅倫居官南都深知壯遂極弊厚及壯居父喪與倫
計處喪事往復周悉壯輒身行之倫嘗歎曰浙士居喪
如古禮者吾見二人于少保謙及今陳御史壯耳服闋
至京復以母老乞南道便養上書諭中官汪直剴切激
厲多人所不敢言者無何以母喪去服除復拜御史遷
江西按察司僉事壯念父母卒後雖官不爲榮遂乞病
歸居鄉歆然鄉人不復知爲御史布袍蔬食於清江之
浦作鷗沙亭讀書其中爲終老之計弘治丙辰薦起爲

福建按察司僉事。未幾轉河南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衰。無何乞身還。時年六十六卒於家。

吏科都給事中趙時中良

趙良字時中。永康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吏科給事中。鯁介敢言。因災異條陳謹天戒重國本恤民艱鎮邊境四事。忤旨杖於廷。幾死。歲丙午。左右請立宮媵所生二歲子爲太子。抗疏力諫止之。及孝廟正位東宮。又請簡正人爲師傅。以職輔導。滿九年考陞本科都給事中。先是重臣王越被劾銜之。譖於中官汪直。詎以言事

不謹謫四川廬山令弘治改元擢江西按察司僉事陞副使卒於官

僉都御史丁大容川

丁川字大容新昌人登天順進士第成化中擢監察御史才名籍甚屢陳時政缺失魏昌侯孫繼宗以外戚坐子交掌禁兵川疏請裁抑其權又劾尚書馬昂都御史楊瞻急事不法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干預朝政川上疏論諫奪俸三月辛卯太皇太后崩因陵廟事遺旨切責言者川疏曰諸臣之諫天下公論也聖母之命

時私恩也。惟皇上無以私廢公言甚切直事竟寢尋擢順天府丞。值旱荒疏荒政十五事多見采納。遷金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上備胡三策。開中淮浙積盜。選將帥置弓弩練士卒創屯堡。蓋隱然鎖鑰重寄云。未幾卒於官。川平生清苦。卒之日橐無贏金。士論益賢之。

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弘子驊附

毛弘字士廣鄞人。第天順丁丑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屢九載。晉本科都給事中。言論風旨慷慨激烈。疏奏無虛日。上厭苦之。有昨日毛弘今日毛弘之語。成化三年

值上元節，預命詞臣分題作燈山燈火詩，欲以娛兩宮。
編修章綸、黃仲昭檢討莊杲上疏極諫，忤旨，各廷杖謫
外任。弘乃抗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
敢言直諫，真盛世事。願乞復官，而先是修撰羅倫亦以
論李賢起復被貶。弘言之益力，謂倫不足惜，而天下遂
以言爲諱，遂得旨。四人俱復原官。四年，慈懿皇太后
崩，廷臣議葬附事不合。弘乃言：「慈懿作配先帝爲
皇上母，內外無失德葬，宜附。裕陵主宜祔太廟，爲萬
世不易定禮。」皇上生事兩宮，如土。今慈懿崩逝，乃

欲別葬是有二也。皇太后不從。當幾諫以合於道。無
使得罪於天下。用是。皇太后亦開悟。竟得合葬如禮。
聲動宮闈。皆呼爲毛秀才。太后欲識其面。垂簾召見
之。凡在諫垣餘十年。權奸落膽。議者以方古之遺直同。
吏部侍郎葉盛考察南京官屬。黜陟明當。雖所視不得
一千以私。會中寒疾暴卒。人皆惜之。子驛舉弘治甲子
鄉試。知光山縣。以循良稱。

吏部尚書屠朝宗瀟

子樞附

屠瀟字朝宗。鄞人。生而聰敏駿發。爲文下筆滾滾千餘

言一時行輩皆下之。登成化丙戌進士。試監察御史。歷官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李孜省黨媒孽。改南京。弘治元年。勅總督兩廣軍務。柳州諸處。舊皆番戍。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瀟爲區處分戍。多所全活。人掌南京院事。尋陞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時災異叠見。瀟歷疏時弊二十事。上悉允行。九年。轉吏部尚書。進退黜陟無所私。而以愛惜人才爲重。注選至烟瘴地。多濡筆不下。必擇宜其風土者爲之。因奏著爲令。尤痛抑僥倖。或造謠者。必置之遠地。時多內降官。瀟因論奏謂天下士。事詩

書而躬案牘矣。鉅鋒而竭筋力者，積數十年不得官，而
白身之人，奔兢乞憐，或緣技藝，蒙幸如拾芥，不可以爲
訓。由是內降稍減，言官有欲開納馬之例者，滿抗疏曰：
「朝廷倉庫及太僕見積尚多，釋不用而開是例，萬一聞
於北虜，將謂中國空竭，且生戎心。」議遂格。清寧宮新成，
詔許番僧入宮慶讚。滿率大臣再疏諫，止言甚剴切。給
事中魏珰等因事下獄，又率衆極論出之。周文端經將
謝政，卽疏其剛方有爲，不宜輕聽其去。及召問執對，愈
堅至拂。上意不避也。藝星見滿會九卿條陳十事，以

獻皆切時弊已而乞終養歸適丁外艱居於家武宗卽位馳勅召之仍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時逆瑾專權方疾言官如仇每因言事欲罪之瀟曰此瀟寶王之御史稟承而已又大起羅織之獄欲於律外比擬滋重瀟執不聽瑾又以宿憾鈎擿前兵部尚書劉大夏欲置之死瀟爲申理卒得減論時瑾累撓瀟瀟亦數忤於瑾疏乞解任歸瀟平生慷慨自許但以廣言路惜人才爲已任立朝論事皆得機要嘗謂手持此筆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恐誤黜一人其存心大都如

如此子。正德辛未進士。以試中書。進吏部文選員外郎。郎中有俊才。詩賦書翰尤雄。一時丁內艱。居家卒。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德樹鑑

父墳附

夏鑑字德樹。天台人。父墳景泰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未五十。由巡撫四川勇退。隱居。時稱名臣。鑑生於京邸。幼篤志於學。自專經外。於書無不讀。好爲古文辭。上追秦漢。由是著聲多士中。都憲之將歸也。鑑方弱冠。卽推易象消息爲詩。馳獻以滿盈爲戒。都憲欣然。遂成其志。父子相期。不於富貴。而於道德類如此。

都憲歸五年卒，鐵不欲乞恩求葬祭，鄉人官都下者代爲請命而喪事已畢，側得官給白金七百兩，供祭典，餘悉散之貧族。成化丙午，舉浙江鄉薦，明年成進士，乞近郡教授，以便養母。冢宰惜不與，遂落落不與衆伍。會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爾姜、給事中方向等以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外任。鐵抗章論救，并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曹謝病歸。弘治十四年，復起赴選。時虜寇邊孔棘，九重宵旰，每在路自負歷枕，由三吳渡江及淮，經齊魯至輦下，數

千里間見百姓流離科差繁重有司莫以告以爲茲
邦本。虜患抑在其次乃備述其狀以疏進冀上罷不
急下寬條愛元氣以爲宗社無疆之休。表情懇懇至
磨冒無顧慮。疏人不報。久之當受職當局者忌其剛頗
不欲置近要遂除南京大理寺評事以疎處之。鑑亦電
勉就職無悔心。居歲餘。守備內臣違例准受民詞。卽論
奏落其權。軍民稱快。以母老乞終養歸。早暮庭幃承顏
順志。母以壽終。居喪稱孝。世宗登極。振作宇宙。大起
天下隱約而用之。鑑獨以老辭。卒年八十有三。諡爲忠

忠信樂易有文而寡欲其於事見義必爲務盡其力自
非力竭不止官不過七品居官不過一考僅守遺田幾
尺寸增產卒至停棺八年貧不能葬呂侍郎沃洲爲舉
其喪事而俾楊循吉傳其生平以勵風俗云

兵部侍郎虞邦瓊瑤

虞瑤字邦瓊縉雲人第進士官給事中性耿介遇事敢
言而知國體成化間以違言忤昭德宮下懿旨將置
之死同列爲擊登聞鼓救免中貴盧永督採處州鑛課
外橫征鑛戶率素家而逃瑤抗論得罷民困始甦當時

稱瑤爲真諫官累遷至兵部侍郎卒於家賜祭葬悉如例

兵部左侍郎何文璧琮

何琮字文璧仁和人辰州知府瀨之子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預修寰宇通志改禮科給事中每封仗彈劾音吐宏亮富寧勳容在列之臣莫不傾聽屬當使外夷部擬琮名以請上特改命他給事不欲琮離左右也琮感知遇益正色直言在諫垣數年多所封駁至議諸太國學庸耄以振人才謗議洶洶遂於題名碑

中、饒毀琮名、而琮屹不爲動、陞通政司左右叅議、陟左
通政、晉通政使、琮稟性直諒、而疾惡尤嚴、視銀臺篆、不
數月、法立弊除、然亦以此得謗淹滯者久之、成化己巳、
陞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選將養兵、籌畫邊務、恒事未
至而爲之遠圖、弘治初、歷三考、遷會尚書、無缺、特加正
二品俸、仍舊職、僅逾月、卒於官、計聞輟朝、遣兵部進士
謝汝暘造墳、諭賜祭葬、琮居官清介、門無雜賓、立朝四
十年、勤慎如一日、上疏復西湖以資淮、旣所著有西湖

說恒庵稿

廣東布政司叅議徐希魯沂

徐沂字希魯永康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亢直敢言彈劾權勢如鷹鷂之逐鳥雀時壽寧侯張鶴齡等恃恩肆虐及中官李廣輩矯命行私皆露章擊之爲當路所疾改南京工科奏罷歲取蘇州細苧福建改機陝西駝絨民稱便焉陞廣東布政司叅議卒於官歸裝惟圖書數卷而已粵稱貨藪一握之實可富數世而沂獨纖毫無染賢者以爲難

湖廣按察司僉事朱懿卿惠

朱惠字懿卿，仁和人。初爲諸生時，家甚貧，而父性嚴色養，頗難惠。自甘澹泊，乃力營甘旨以進。艱辛萬狀，不敢告勞。父卒，安其養，以篤孝稱。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時內侍蔣琮守備南京，以威權排逐縉紳，事多不法。惠抗疏劾之，權奸股栗。未幾，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值奸宄縱橫，殺害良善，惠首置於法，以令境內。藩府二役竝興，民不堪命，卽爲檄請止。湖南一境始獲息肩，居二歲卒於官。

布衣繆恭

繆恭天台人學古行高喜名節弘治中走京師上六事
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
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爲自速死繫恭兵馬司
獄劾上待命賴敬皇帝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南京兵部侍郎呂丕文獻

呂獻字丕文新昌人成化中進士歷刑科都給事中弘
治初寵豎李廣受富兒金將尚公主獻發其事劾罷之
又因災異陳八事如策大臣抑親貴皆人所不敢言者
壽寧侯張鶴齡兄弟依藉宮掖熏灼一時獻又反覆極

論之。上怒杖闕下。繫詔獄。尋直其言。釋之。歷順天府丞。時逆瑾用事。朝臣遷轉大半以賂。乃十年不調。丁內艱。服闋。歷進南京兵部侍郎。會有言者。遂乞歸。獻長於詩文。善草隸。所著有甲軒稿。使交稿。

廣平府知府盧希玉瑀

盧瑀字希玉。鄆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疏罷淮揚貢賦十餘萬緡。及西北勒市。戢馬宿弊。又劾巨璫梁訪等竊柄。引用姦僧冀曉妖術罔上事。直聲大振。有溫州衛指揮戴敷以遺孤爲庶長所孽。庶長昧結。

當路多爲之地。瑀知狀，乃言於兵部尚書馬文昇。事竟直，初未嘗相聞也。已而勲頗知之以二百金贖瑀母之喪。瑀峻却，不受。服闋，陞工科都給事。上天變忤旨，廷杖逮獄。出爲長沙府通判。未幾，陞真定府同知。詰暴撫良，能聲籍籍。陞廣平府知府。廣平故牧馬地，豪貴家數侵匿而委其徵於貧戶。瑀乃剗洗姦蠹，盡反豪貴家侵地。民困乃甦。有高舉將者，素以高貲甲於郡，逮誣繫獄。前守避嫌置不理。瑀慮囚竟按牘出之。比引年，高托其母，懷千金爲壽，致於帷櫳。瑀覺，竟謝不受，歸而蔬食飲水。

以吟詠自娛。瑀美丰儀，制行高整，弱冠時有隣女乎，繼統禪遺之卽毅然斥去，終身不趾其門。知者以方魯。

南京監察御史陸如玉崑

弟嵩附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爲諸生，篤志儒業，不間寒暑。父母相繼卒，哀毀骨立。悲感閭里。時三弟崙、嵩同年並少，家亦就圯。崑竭力拮据撫育諸弟，咸令就學。弘治九年，遂與弟嵩同登進士高第。崑謁選授直隸清豐縣知縣。三載考績，監司交薦，擢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適孝皇下詔求言，遂條陳十有二事，皆關切時政。多見采納。

正德丁卯間，逆瑾恣橫，流毒縉紳。崑上疏列其奸狀，瑾誅。詔復原職致仕，遂徜徉山水，絕口不談世事。世宗初政，詔下錄用，辭疾勿起。崑才高學博，有志體國，雖在泉石間，猶請正禮樂，竟格弗行。嘗自撰壙志而卒。弟嵩任南平知縣，值旱甚，與郡守孫行詣龍潭禱雨，雨大，注冒行數里，感寒疾卒。民爲立祠祀之。

刑部侍郎陳宗獻瑋

陳瑋字宗獻，溫之樂清人。父早卒，哀毀不踰體。事母至孝。

養彌篤。領弘治乙卯鄉薦。至乙丑始成進士。卽疏請養。母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時逆瑾擅政。朝士爭趨之。瑋獨以爲耻。瑾聞而憾之。遂矯命令致仕。太宰許襄毅宣言於朝曰。右今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欲爲周旋而力不可。或勸瑋賂瑾以爲解。瑋忿然曰。官以賄成。吾不爲也。卽怡然就道。瑾誅。應詔起用。授刑部主事。時張司寇子麟精法律。屬多難之。瑋曰。士而不讀書。謂之廢學。官而不讀律。謂之曠官。況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

親爲註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郎中子麟庶其能疏
名以上因奉勅審錄人間所活數百餘人有恤刑錄行
於世事竣還京適毅皇帝欲南巡偕郎中陸傳等諫
止觸上怒甚對晚門五日杖五十先是璋病痢人皆
懼而止之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何以生爲奮然進
諫既杖臂無完膚伏枕五閱月而後起陞雲南按察司
副使世宗嗣位給事吳巖等議褒諫臣以璋名上加
俸一級雲南去京師萬里隣接吐蕃諸夷種類不一多
有不能盡其法者璋素不以勢撓不以利疚嚴毅端方

而出之以和平。慈惠祥而斷之以義。寬嚴相濟。用得其情。民夷悅服。陞行太僕卿。時馬政廢弛。條陳五事。一求實用。二懲不職。三嚴有司。四儆守臣。五崇寺權。咸獲俞允。一時馬政聿有成績。陞大理寺卿。時錦衣捕獲孽盜。送法司定罪。中有十二人。實平民也。司寇胡世寧知其寃。送大理覆審。瑋曰。笞一。減獲於庭。不當其罪。人且得而譏之。况置十二人於死地乎。獄雖成。何得不辯。乃駁回。世寧喜曰。此先得我心者也。遂爲奏釋。一日與世寧議罪。不合。各奏請。下廷議。卒是瑋言。且行中外。着爲

令未幾世寧致政語人曰陳公知法而能恕司寇非此人不可世寧剛氣人也與璋若不合而卒敬服之如此無何而以疾乞歸不數月法司以決獄忤上意相繼罷去上詔部院議用舊臣乃以璋應命起爲刑部左侍郎適南京太廟災上聞變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內外守臣特勅璋偕錦衣給事往勘及至多方咨訪直以天變奏時上意不可測人皆危之璋曰事在弗欺禍福非所計也上竟可其奏中使守臣悉從末減有上官以非法杖死下吏繫法司獄執政欲貸之璋語司寇

聶賢曰殺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忤執政意遂
借賢致仕歸璋爲人剛毅是非無所隱有不直者輒質
之衆中而人亦不怨自處清介與俗輩寡借未嘗一呈
身要路居官尤堅苦節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
不儉於家而能廉於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
湫隘宴如也自家食以來足跡不入城市惟杜門種蔬
以詩酒自娛樂卒年七十有二

山西提學僉事陳震

陳震德清人登弘治壬戌康海榜進士第授給事中抗

直敢言以忤逆瑾逮獄謫判六安瑾誅復起歷遷山西
提學僉事以師道自任士習丕變致政歸雅好詩文著
水集百餘卷

監察御史王時霖渙

王渙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丙辰進士授長樂令愛民禮
士百廢俱興遷監察御史逆瑾用事疏劾之併擊谷大
用馬永成等入黨瑾怒遂撫小過杖之朝堂落籍歸瑾
誅詔復原職御史周倫等交章論謝遷劉大夏王渙等
去不以禮將復大用有嘗被渙劾者當柄沮之遂不起

力耕課子優游林下與鄉人結社坦夷和易人稱厚德
所著有鳴琴稿西臺奏議若干卷藏於家

兵科都給事中章元益鑑

章鑑字元益鄞人登成化丙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改兵
科給事中時番僧冀曉得幸王公貴戚皆膜拜受戒鑑
極言曉以夷教亂風俗乞正典刑以清朝廷疏入卽收
曉誅之真聲振天下陞本科都給事論列剴切權勢飲
迹尋以劾奏威寧伯王鉞忤旨奪官歸以詩自娛有樂
行稿藏於家

工部尚書楊維貞守隨

楊守隨字維貞，禮部尚書守陳之從弟。成化丙戌進士，
拜監察御史。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之例曰：凡方面官
銓選，俱令京堂推舉。京堂缺，必由內降。守隨抗疏言曰：
是例行，是廢公道，而右豪貴也。臣愚以爲必不可。已又
劾奏奸僧冀曉妖術罔上之罪，直聲動朝野。遷按江西，
獨持風力。有李孜省者，役人也，變幻爲奸，暴於鄉里。舉
按其罪，當之謫戍，而孜省走京師，結納中貴，以左道惑
上，遂得近幸。守隨自江西憂歸，比服闋赴京，而孜省已

爲太常寺丞矣。卽劾奏改省。以賊得罪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改省爲上林苑監。已而吏部連擬改官。俱爲改省格不用。久之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時改省益費用。事嘗被密旨得察百官賢否。書小簡以所賜銀。圖書封進。欲中守隨而無其因。時以列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何不黜。吏部對以庶能正直。是不宜黜。又詰守隨先以憂去。何得懸缺以待。又對以補而復缺。非懸缺也。乃竟誣爲添註。斥守南寧。改省誅陞應天府尹。而守備蔣綜以宿憾復傾之。謫廣西布政司。

泰政七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使。進南京操江都御史。
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改比陞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掌
寺事。會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以充內庭別用。尚書
韓文幸九卿廷諍以爲不可。中旨詰責。是何大事。遽爾
伏闕。守隨退。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大於此者。能言之乎。
文問何事。對曰。八虎擅權。相扇爲惡。昔公罔上。恣行不
軌。此其最大者。文遂與守隨及張敷華定計。令郎中李
夢陽疏瑾輩之惡。會衆伏闕。已而中旨遣慰。各官還治
事。守隨等言之益力。時大學士謝遷又從臾。使竟其說。

遂得俞旨而退。越三日，命瑾司禮監簽書管事，而張永谷大用、羅祥、魏彬、馬永成、丘聚俱各覓樞要，以爲不復在左右親倖矣。守隨曰：「使此輩操權握要，其害乃甚於左右親倖也。」持太阿之柄而授於寇手，禍將若何？復獨具一疏，反覆論諸豎奸罪狀，而斥瑾尤甚，謂不磔於市，不足以清朝廷。不報。未幾，勅韓文致仕，以言官論救，并削職禁錮終身。而閣老劉健、謝遷相繼罷免，言官死於枷械及謫戍者接踵衆。始洵洵危矣。瑾乃日遣偵者，廩守隨短，竟不可得。守隨復陳正君德，修治化，戮奸邪，明

法度諸事大要惟欲逐瑾等以端政本瑾銜之入骨竟寢不下忽歲除朝退傳旨令張敷華與守隨致仕衆論騰沸而却於威嚴迄不敢復言瑾復令偵者沿途察之欲中以奇禍而守隨檢飭益嚴餽車募舟一不煩於官已而瑾復矯詔指守隨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與郎中李夢陽及科道等官凡五十三人目爲朋黨頒示天下瑾猶銜守隨不已乃文致舊事罰米千石輸邊復矯詔奪官追繳出身以來誥勅瑾伏誅詔復原官致仕還所奪誥勅年八十五卒贈太

子少保謚康簡

南京右都御史王存約熾

王熾字存約台之黃岩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工科給事中、正德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橫、侵凌縉紳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駕帖被逮熾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常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槩施於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當大辟駕幸北園當事者謀取遙旨快私臆

曠特疏請停刑還。駕謀乃寢。曠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府推官。擢廣信府同知。嘉靖改元。復刑科給事中。歷遷應天府尹。革繁役。裁供億。節浮餼。籍丁錢。冗費爲之一清。他如議罷京邑種馬議。發內帑絲織神帛。議輕荒稅。蘓流亡。議料田出賦。均貧富。疏數十上。皆不避嫌怨爲之一時用者起。流移者歸。而曠之頌聲遂滿輦下。陞南京刑部侍郎。母憂。服闋。補原職。土豪王冠家僮數百人。陰購初生嬰兒。剝粉爲延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爲求脫。竟按罪論死。畿民稱

快擢南京右都御史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
曠曰中人行禮奈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奉表
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隅坐曠獨據
正席且贊惟一幣言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曠仕餘三
十年所論薦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於升沉
利鈍視之泊如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至臨大節決大
疑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錄傳之金陵

兵部侍郎陶世和諧

四世祖仕成附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中以鄉試第一人登進士

選入中秘尋改給事中武宗時諸閣擅政事多內壘
諸駁抗疏請無所避逆瑾專恣尤甚權倖人主諸奏斥
之瑾怒日伺諸無所得乃羅他事矯詔杖諸與劉大夏
潘藩同戍肅州瑾誅放還嘉靖改元詔采舊臣乃復起
歷官兵部侍郎總督兩廣會夷變諸盡心撫勦兩廣以
平尋召入本兵乞歸卒贈兵部尚書謚莊敏諸四世祖
曰仕成者當正統間以富民供大璫阮某其後阮倉卒
被命人意不測密召成以私積六千金托之成持歸棧
井中居數年阮竟死成出井中金走白太守太守曰金

無知者用物也。盍取諸成固謝會飢悉散以賑鄉人。以是人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而陶氏簪纓至今人以爲皆成德所種云。

監察御史張廷和景暘

兄景明附

張景暘字廷和山陰人。成化中進士。拜監察御史。當

武宗駕留宣大。首率同臺諸御史疏請回鑾。忤旨廷杖。又劾江彬許泰冒封伯爵。非制人多其敢言。竟以是爲權要所忌。出知潮州。尋罷歸。卒。兄景明字廷光。第進士。以經術選充典府長史事。獻帝於藩邸。忠慎不渝。嘗

敷陳六事 帝悅命揭諸官門 世宗入嗣大統以輔
導功召赴京將大用會病卒特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謚恭僖錄其二子

刑部尚書韓大經好問

韓好問字大經會稽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
歷寺正出知淮安府取吏以法愛民以仁淮民至今稱
之陞陝西左叅政歷江西四川廣東三藩左右布政使
晉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值洞民負險爲盜歲久蔓延莫
能制奏立土官宣布威德一方遂寧時遣中涓駐饒之

廣德燒造供御諸窑器上疏力言小民凋弊之狀可憫
先王恭儉之節當師上爲感動下詔中止性素克直
不肯與時浮沉每爲當路者掣肘遂抗章請老未幾起
遷撫河南再辭不許遂建牙中土諸大小屬吏飲其風
采教令所布不威而肅時詔取中州樂工之有名者繕
籍內教坊供御上疏極諫至引唐明皇耽樂聲色致動
漁陽鼙鼓一時梨園子弟流落人間至今讀疑畧之詩
猶以爲戒言極剴切上爲色變已而歎曰韓某愛我
當時謂韓公言事有回天之力尋陞南京大理寺卿韓

刑部左侍郎。逆關劉瑾惡不通款。陞刑部尚書。勒令致仕。欲假他事中傷。而卒不能有所加。歸則日與耆舊觴咏自適。好問狀貌魁梧。屹若山立。舉止有常。言笑不妄。居逼城市。而軒蓋未嘗輕入公府。然郡邑大夫以國典民隱就質者。則響答忘倦。性善飲。雖極醉而容色彌溫。與人交。敬而有禮。平生無狎友。亦無面友。恭儉清慎。始終一節。望之者。知其爲大臣。碩德重望。鎮服鄉閭者。蓋三十年。卒年八十九。

四川道監察御史虞惟貞守隨

虞守隨字惟貞，義烏人。幼穎異，好學。年十三，補邑博弟。子員，以文雄。督學使者一見奇之，每行部校士，令與偕。又輒居首，歎曰：「何物小秀才而冠一郡士也！」執贊受業者，履戶常滿。以甲戌進士特旨授四川道監察御史。遇事慷慨，吐所欲言，不避忌諱。首疏金華大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不宜止祠鄉賢，而不與從祀之列。宋濂、熊、鵬、皇猷宜賜之謚，而王禕死節不屈，當陞其子孫，填之。武帝南巡還京，有旨百官大帽曳摺郊迎，衆皆奉旨，守隨獨抗言：「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以有禮義之風，衣冠。」

文物之美也。忽此不務，非所以爲中國，弊甚剴切。上嘉納之。是時上未有子，儲位久虛。宸濤覬覦，謀爲大逆。守隨憂之，奏言：人君卽位，必建儲貳，宜倣宋真宗故事，於宮中立學，取宗室中子弟冲年謹厚者，置於內學，觀其德業進退，可屬大寶者，權命之以安中外之心。不報。已而奉勅，印馬燕齊河洛諸道，并追備用馬匹。先是流賊亂，馬政廢，百姓苦之。守隨條陳六事：一曰寬缺馬之地，以甦民困；二曰減管馬之官，以省民財；三曰時會審以均馬戶；四曰定冊籍以編馬政；五曰恤養馬之衛。

六日均買馬之銀。上悉如議頒行，故吏無侵漁民不
騷擾，當逆藩之變而馬匹取辦，倉卒不至缺乏者，守隨
之力居多。坐謫，謫州倅，未幾勒罷。世宗自藩邸繼統，
惓惓以興獻園陵爲念，議者盈庭，幾於築室守隨上。
皇陵正議以折之，援引經傳而參之周公孔孟唐宋名
儒，反覆數千言，極其辨晰。上悅，特旨召用，尋以疾卒。
不果，年僅四十有七。守隨爲文，出自性靈而根於理要，
最長詩賦，尤工行草，一詩一札，獲者若拱璧然。詩文多
散逸，惟芝岩雜稿、皇陵正議藏於家。

兵科給事中顧克敏疏

顧旋字克敬，慈谿人。第進士，除南京戶科給事中。轉北京兵科。時北虜猖獗，條陳方略，咸中將宜舊制，各營首牧俱有分地，以權貴侵奪，告病。奉勅查復。惟中宮皇莊不可問，因抗疏奏曰：「陛下天下主，母后享天下之奉，何必私牧地頃畝之人，而後給哉？」詔悉與民。在科九年，屢上疏論事，剴切已而出。忝廣濟計平糶，孟劉之隙，人多其績。性好學，雖簿書鞅掌，未嘗釋卷。所著有西溪小稿、東湖十咏、慈谿志草，共若干卷。

山東按察司副使屠文治在

兄奎附

屠直字文治平湖人父熙爲太平同知僅以一僕自隨

邸宦如僧舍在第三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宣

武廟南巡上疏請回鑾以光聖德不報尋復疏止興

作全歲晚崇聖學重經筵皆國家大體出按廣右適

歲旱飢而盜寇乘危倡亂民多駭散在設法糴運且增

價招商禁糶米船民賴不飢惟寇聞其德政革心解甲

百粵悉平事聞特加勅諭有白金文綺之賜陞俸一

級時稱爲真御史補山東按察司副使未幾卽乞身歸

囊橐蕭然無一長物雅好詩書老而彌篤足不履郡城者三十六年兄奎亦爲御史巡視江右累疏宸濠不執有直聲官終江西叅議

禮部左侍郎黃誠甫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時從陽明先生講明良知之旨寧藩逆啓遽上江防三策復疏諫南巡不報遂乞疾歸陞工部郎中不起世宗登極補南刑部郎中會大禮議起朝紳羣昧之而宗明與二三人者論合至署丞何淵復請入太廟

宗明卽疏陳不可遂出守吉安首建白鷺洲書院以道
德勗諸生宸濠遣孽朱祥阻隘嘯衆白晝擁肩輿劫城
市官吏不敢問宗明潛發兵布賊舍傍至除日滕郡僚
托他事至其所一鼓而縛祥父子其徒無一人得脫者
人皆竒之歷陞光祿寺卿卽籍光祿經費覈乞防奢止
欲正德養身定經制悉貪饒上納之著爲令又應詔
言四事曰求才勵志定計責任皆切時弊陞兵部右侍
郎編修揚名以忤權貴下獄時大禮大獄之後漸生黨
議宗明上疏言揚名罪不罪宜有定法然罪一揚名而

必求主使之人。延及善人。將盡於一網。其關國家元氣。不小。乞寬名罪。無窮其事。遂并得罪。出參政閩藩。乃召補禮部會。莊肅皇后崩。廷議欲從殺禮。宗明力爭之。遼陽廣寧軍變。時議姑息。復抗論乞斬渠魁。以昭國法。議者譴之。轉左侍郎。未幾卒。宗明爲人溫厚寧靜。諒直不阿。風節昭著。以是頗與貴勢不相能。竟挺挺無所屈。其應變成務。沉機默運。確有定力。人以爲心學之驗云。

翰林院編修王懋賢相

從弟杰附

王相字懋賢。鄞人。生而穎異。絕倫少授家學。輒奮勵讀。

習朝夕不懈稍長卽沉酣六經鈎稽百氏諸生中最稱博雅正德丙子薦於鄉上春官不第卒業南雍大司成汪俊見其文奇之辛巳第進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愈自刮磨茹荼攻苦過於諸生時爲文根柢理要而步武乎莊列每意至卽伸紙濡毫頃刻千萬言氣洶洶不斷以文雄同館中同館士亦引以爲不可及壬午授翰林院編修甲申以議禮忤旨逮詔獄已而廷杖過楚卒時年僅三十有七有文集若干卷相素豪邁尚氣節初其英毅中更爲和易外不置畛域而內井井無親疎貴

賤皆爲推心焉其尤大者事親篤孝先意承志恒得其
惟心家貧屢空晏如也從弟杰與相師資勤苦力學舉
丙戌進士任大名府推官以治行稱旣徵召而卒所著
有經濟總論十卷

廣東左叅政張德珍懷

張懷字德珍幼穎異勤學強記日誦數千言過目輒不
忘正德丙子以儒士領浙江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
禮部主客司主事諫武宗皇帝南巡跪門五日杖三
十瀕死奪俸六月世宗入繼大統錄遺忠以勵人心

得進階加俸不色喜尋陞精膳員外郎懷感激知遇發
舒意氣益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未幾議大禮建室上疏
力諍奪俸一月又議改稱皇考聖母與廷臣同議者伏
哭闕下廷杖三十復瀕死不色愠第慨然歎曰一死何
足惜但至誠無以格君使聖天子有過舉爲可恨耳
出爲江西左叅議陞廣東左叅政清慎剛正執法不撓
節俗愛民孜孜職業三年報政赴部擬劄擢已坐江西
建昌知州夏良勝知府鄭源漢刑刻雉書非毀大體爲
部民所訐詞連舊任叅議懷付刻此書復回廣東聽難

御史吳麟問擬鈴東不嚴贖米還職而都御史汪鏐希
宰相旨覆叅阿附竟奪職歸角巾私第怡然著書以自
適三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府布衣蔬食督耕飯牛如寒
士兩臺交薦堅卧不起尋奉詔准致仕懷居官常俸之
外一毫不取兩叩天關瀕死愈厲侃侃剛正之性乃
受誣阿附不竟所施士大夫多惜之卒年七十有六